



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随想

□ 赵洪祥



在青藏高原，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海的金银滩草原上。这里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我国第一代核武器原子弹、氢弹和导弹在这里研发成功。斗转星移，时光流逝，半个多世纪后，那时的绝密军事基地已变身为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

漫步校园，映入眼帘的是东风三号（DF-3）导弹实体，它是中国研制的第一代中程地地战略导弹，初始研制成功就在青海。这枚导弹虽然已经退役，但依然霸气十足，壮观、震撼。目视倚天长剑，直刺苍穹，瞬间触发人们对走中国科技自主创新之路的无限感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集中力量推进科技创新，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其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实践一次又一次证明，真正的核心技术花钱买不来，进口武器装备靠不住，引进仿制走不远。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军事竞争中掌握主动，就必须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大幅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必须超前谋划，握有一招鲜，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发挥好我们的优势，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协同创新、优化创新环境，形成推进创新的强大合力。单丝不成线，独翅难上天，“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验证。

校园向东北4公里，是核基地总装厂遗址。走在当年的绝密军事禁区，思绪如潮。壮我国威、军威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都在这里组装完成。遥想当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核讹诈、核威胁、核垄断却纷至沓来。20世纪6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当时发达国家掌握核武器对我们的威胁，高瞻远瞩，毅然决然作出创建我国核武器研制、试验、生产基地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说：“我们还没有核武器，但谁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

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各地的科技工作者、工人、干部、牧工和解放军、警卫部队指战员，还有以钱学森、郭永怀等为代表的具有浓重报国情怀的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在全国和青海各族人民的大力协同下，潮水般地涌向神秘的金银滩。他们在这里艰苦创业、攻坚克难，独立自主研制成功了我国首颗原子弹、氢弹、早期系列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全面掌握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的科学技术，震惊了世界。我国从此成为掌握核武器技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一。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指出，“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之”。每一句话，都有理有据，铿锵有力。

从核基地总装厂遗址向西北3公里，是上星站，50多年前基地服役时期的危险品站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是从这里秘密运往新疆罗布泊的马兰基地，多批次的定型核产品也从这里运往各个地方。如此浩大的国家工程当然是保密运行。史料显示，当时来到基地的所有人员均须进行保密宣誓，“我参加党和国家重要机密单位的工作，这是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我感到极大的光荣。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是我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愿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经常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保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同敌人的窃密和一切失泄密现象作斗争，维护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决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在上星站，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当年一分厂保密委为第14组制定的保密守则，“提高思想认识，切实遵守国家、厂规定的保密制度守则，做到万无一失。不准泄漏车间间的工作性质、生产能力。不准泄漏生产数量、生产进度。无关人员不准进入他人的生产工作场所，……提高警惕，杜绝失密，与窃密和失密的行为作斗争”。保密工作之严、之



细可见一斑。“事以密成”。保密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至关重要。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利；和平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新时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能忘记曾经面对党旗的宣誓“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增强保密意识，提高保密能力，使保密工作入脑、入心、入行。

上星站往西南4公里，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碑身庄严肃穆，耸入云端。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几个镏金大字，潇洒飘逸，遒劲有力，在太阳下熠熠发光。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我国和世界上唯一一个主动自愿退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而建成。面对纪念碑，人们无不驻足良久，陷入沉思。为发展我国的核武器、维护世界和平，很多老一代科学家和研制基地的工作人员离开繁华的大城市，扎根高原，不惧缺氧缺水、不怕环境恶劣，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隐姓埋名几十年。“青山处处埋忠骨”，他们将自己的人生价值融入无私奉献中。如今，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早已散去，那段奋斗的历程却永留历史记忆。抬头仰望，纪念碑的碑顶上，雕刻着4只展翅翱翔的和平鸽，它们向世界宣告着这里的人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意义：一切为核工业作出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引起战争，而是为了保卫和平。

环顾广袤的金银滩草原，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大量遗址史料散见在当时原子弹、氢弹研制的18个厂区。它们用无声的语言静静地向来到这里的人们展现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核武器研制的辉煌历史，见证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的成立，必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造性挖掘、灵活运用遗址史料价值，使遗址史料与现实紧密结合，持续发力，不断深化，充分发挥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独特资源的巨大教育作用。有幸作为学院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光荣、自豪和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出自《诗经·大雅·文王》，原意是指周人建立的邦国虽然很古老，但它肩负的天命却在于革新。在近代一些学者的研究和释义中，通常被表达为旧邦新命，用以形容和阐释改革与创新的精神。《诗经·大雅·文王》是一组歌颂文王之德的著名诗篇，据传是文王之子周公所作。所谓《大雅》，按照《诗大序》的传统说法，“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其主要内容多是歌颂周王室祖先的盛德与功绩，唐代陆德明称其“皆国之大事”，由此可以窥见王政的兴衰得失，深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镜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出自的诗篇全文中有这样的表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逸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服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这几段文字表达的意思是：文王得天命兴邦，福泽子孙宗亲，周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繁衍昌盛，而天命无常，子孙后代要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效法文王。很显然，在这个诗篇里，对文王的称颂和礼赞已经没有古代典籍中常见的那种过于神幻和超自然的色彩，而是以一种严肃的道德化的眼光来审视和描述这位奠定了周朝800年基业的姬姓祖先。在周人看来，文王之所以能够兴周弱商，他的德行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文王乃至周人历代先祖抱定和笃守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进取精神。从文王之父季历被害，到文王之子伯邑考被杀，以及文王自身被囚于羑里险遭不测，周人始终秉持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信念，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品格互相砥砺，最终在武王之际克商建周，实现了新天下之耳目的使命，揭开了“郁郁乎文哉”的宗周礼乐文明璀璨篇章。

《周易·革》中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中国古代，顺天应人构成了变革的内在合理性，也是衡量变革的尺度所在，深为大多数统治者所认可和接受。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改革时或会被统治者的一己之好恶所左右，导致无法达到良好的效果。如王莽新政，因为他竭力复古，一意孤行，“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使得很多改制举措流于空想，严重脱离了具体实际，既不顺天，也不应人，最终落得事与愿违。时人评价王莽“动欲慕古，不度适宜”，加之王莽自己又性情躁扰，刚愎自用，他的托古改制遂全盘失败。

《周易·系辞下》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改革即求变通，只有变通才能恒久。然而古代历次改革的成败得失，无不向世人昭示着其中的不易与艰辛。如何才能如理如法地推行改革呢？《周易·系辞下》谓“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即随时，《周易·随》中讲，“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王弼注为：“得时，则天下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于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告诫人们应该随着时的变化而不断趋向它，时变却不随之作出相应的变化就会招致不好之事。这与韩非子所说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思想是一贯的，都强调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 谷文国
汤月娥

要因时而动，随时变通。在韩非子看来，既不能照搬古人所为，也不能墨守成规，而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正如北宋之际的熊本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所说的“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趋时适治而已”。

《吕氏春秋》中有一个例子说明了改革不可胶柱鼓瑟的道理。《吕氏春秋·察今》中说，“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殒子矣”。改革譬如用药，必须根据不同的病症开出不同的药方，不然就会造成截然相反的结果。因此，人们应该像管子所说的，做到“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意思是说，“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世易时移，不能一成不变地对待事物。

从另一个层面而言，“随时”也可以从“与时偕行”的角度来理解，表现为“时行则行，时止则止”。“与时偕行”多次出现于《周易》之中，如“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终日乾乾，与时偕行”，都表达了人们应该趋时变通、把握时机作出适于时势需要的判断和抉择之意，包含着天道与人事两个维度。天道运行不息，人事也应该与时偕行。关于统治方式的变革，《尚书·汤诰》说“天道福善祸淫”，孔安国解释为“政善，天福之；淫过，天祸之”。引申言之，改革求变通，就应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左传》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正点明了中国古人认可的改革旨趣所在。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之所以能在当时取得一定的成效，正是顺随时代要求而作出的穷则思变的正确抉择，其中有些改革措施的思考和设计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



心灵的尺度

品评北宋宏伟山水画代表作《溪山行旅图》

□ 陈振熙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北宋宏伟山水画最具代表性作品之一，从题材、构图、着色、用笔无一处不体现北宋宏伟的山水画风格与人文气息。就整体构图而言，其选择了高远的视角，一面巨石主峰占据了画布的三分之二，两座窄峰一低一高对峙左右，传导出“高山仰止”的震撼感，烘托了强烈的静穆氛围。静穆不意味着死寂，而是秩序的体现，诸葛亮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静是古之圣贤格物致知、诚心正意、感悟天地的修持之道。范宽用浓墨在巨石上皴点，描绘了长在高山上的灌木，在幽暗深邃的沟壑中，留出了一道明如闪电的瀑布。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不言不语的天地孕育了万物，用一种“大静”包容了万物的“生动”。人们欣赏《溪山行旅图》时，并没有因为巨石的视觉冲击，觉得逼仄和惊悚，而是心生向往，情趣被带到那片生机盎然的高远天地中。

顺着巨石往下看，出现了一片矮丘，一条大河从中间截断，河水沿着嶙峋的山石奔涌而下，在近前汇成一渠溪流。溪流再往前是堤岸、起伏伏

的坡路和突兀而起的怪石。坡路上有一行商旅，一人前面探路，一人后面照看，中间是几头驮着货物的骡子。这些人和骡子与整个画面的景物比起来，是如此的渺小，甚至连一颗碎石或一株杂草都不如。如果说巨石主峰是通过巨大的篇幅尺寸来起到震撼的视觉效果，那么这些渺小的人和骡子则是以星星点点的存在来达到点睛的作用。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没有人涉足的山水，即使再宏大，也只是浩瀚宇宙中寂寞的尘埃，当生命的气息闯入其间，当心灵的映像与之神交，那种宏大便插上精神的翅膀，穿越了时空的局限。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大自然不再是人类自惭生命渺小与短暂的镜子，而是可以寄托情怀和慰藉忧思的知己。

北宋宏伟山水画的风格肇兴于五代时期。唐朝末年，硝烟四起，许多文人墨客和宫廷画师从富丽堂皇的宫

殿和精致绝巧的山水园林中走了出来，加入颠沛流离的避难之中，虽然一路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却是“读万卷书”之后“行万里路”难得的体验。置身于大好河山中，文人和画家被大自然的雄壮巍峨和鬼斧神工折服了，他们把去国怀乡的眷恋、惆怅失落的情绪、迷惘困顿的焦虑、深邃冷静的沉思都倾注到对大自然的抒情中，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石一壑成为其表达内心世界的绝佳载体。所以经历了五代时期战乱的文人和画家，逐渐舍弃了之前绚丽多彩的山水画风，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刚健雄伟、险峻肃穆的审美。与唐朝华丽山水画相比，北宋宏伟山水画中只有墨色浓淡，没有丹青斑斓；强调立意境界，忽略修饰点缀；偏爱皴擦笔法，少用形描细染；追求视觉冲击，不求叙事功效。

范宽初学绘画大师李成，经历了一番探索后，他感悟道：“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强调“师诸心”，并不是对客观存在和科学法则的无视，而是主张画家应当努力达到主观与客观统一、精神与物质融合的境界

界，就像庄子在《齐物论》里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作为造诣深厚的画家，不会简单地再现客观的存在，他们会用认知和修养去消融外界的东西，然后用绘画的语言表达内在的思想，所以张怀在《山水绝全集》后序里写道：“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挥一毫，显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北宋宏伟山水画虽然多以山石草木溪流为主要题材，画中的人物不过是细微的点缀，但物理的尺度从来就不是理解一幅画作的关键要素，心灵的尺度才是解码画作文化内涵和画家精神世界的那把钥匙。当我们领略北宋宏伟山水画之壮美的时候，应当用心去感悟隐藏在作品深处的人文气息，山水是画家的心印，而寓于山水的人文精神则是画家跨越时空的倾诉。

